

俄罗斯 之爱

〔英〕伊恩·弗莱明——著

蔡欣如 刘媛媛 陆新娟——译



小说系列

007

FROM RUSSIA,
WITH LOVE

海外借

人民文学出版社



007⁵

小说系列

吴建国 主编

俄罗斯之爱

〔英〕伊恩·弗莱明 著

蔡欣如 刘媛媛 陆新娟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Ian Fleming
FROM RUSSIA, WITH LOV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Shanghai 99 Readers'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罗斯之爱/(英)伊恩·弗莱明著;蔡欣如,刘
媛媛,陆新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007 小说系列)
ISBN 978-7-02-013173-0

I. ①俄… II. ①伊… ②蔡… ③刘… ④陆…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90989 号

责任编辑 甘 慧 邱小群 骆玉龙
封面设计 高静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168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173-0
定 价 4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作者附言：

“虽说不是什么大新闻，但本小说大部分背景都是真实的。

“故事中的‘锄奸局’是一个专门谋杀政敌和叛国者的反情报组织，直至今日它依然是苏联政府的高机密部门。一九五六年初，在我写成此书之时，该组织由‘G将军’执掌，其势力已蔓延至国外并拥有四万余成员，本书中有关这位‘G将军’的记录均属实。

“我在本书第四章中，记录了‘锄奸局’如今的总部所在地——首都莫斯科的斯特雷特卡大街十三号。我如实地描述了此组织的会议室。另外，情报部门的官员们常频繁地在此处会晤，对于这些秘密会议上的计划，我也作了详尽的叙述。”

伊恩·弗莱明

一九五六年三月 记

目 录

第一部 密谋计划

第一章	
玫瑰庄园	3
第二章	
“血红格兰”	12
第三章	
刺客训练	23
第四章	
刚柔并济	33
第五章	
苏联计谋	44
第六章	
死亡通牒	54

第七章	
冷面奇才	65
第八章	
秀色可餐	78
第九章	
猎爱计划	87
第十章	
一触即发	100

第二部 执行任务

第十一章	
闲适生活	111
第十二章	
神秘任务	120
第十三章	
惊险航班	131
第十四章	
T 站站长	142

第十五章	
间谍身世	156
第十六章	
与鼠同行	170
第十七章	
部落纠纷	182
第十八章	
危机四起	195
第十九章	
冷酷暗杀	209
第二十章	
黑色诱惑	218
第二十一章	
东方快车	228
第二十二章	
逃离土耳其	240
第二十三章	
希腊惨案	248
第二十四章	
脱离险境	259

第二十五章

怪异保镖 269

第二十六章

瓮中之鳖 282

第二十七章

血流成河 296

第二十八章

编织老妇 303

第一部 密谋计划

第一章 玫瑰庄园

泳池旁有个男人赤裸着身子背朝天摊着，看起来像是死了。

他应该是在池子里溺水了，然后被打捞起来拖到草坪上的。他脑袋旁的草地上有一小堆东西，估计是他的私人物品。这些东西都被精心地摆放整齐，可以清楚证明救援人员没有拿走任何一件物品。

从这堆金光闪闪的东西看来，他曾是个有钱人——当中有个价值五十美元的墨西哥产的钱夹子，装满了洋洋洒洒一大卷支票；一个用得很旧的金质登路喜^①打火机；一个金质的椭圆形雪茄盒子，盒子的边缘刻着波浪纹路，还镶了个不起眼的绿宝石扣子，一看便知是法贝热珠宝^②出品；一本富翁们书架上必备的闲暇时看的小说——P.G. 伍德豪斯的《小金块》。另外

① 登路喜 (Dunhill)，打火机品牌。登路喜打火机是凸显身份地位的象征，同时也是收藏家们的最爱，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登路喜打火机就成为英国皇室的御用供应商。

② 原文为 Fabergé，译作法贝热，一个珠宝品牌，创始人是法贝热 (Karl Gustavovich Fabergé, 1846—1920)，沙皇俄国皇室的御用金匠，俄国历史上伟大的珠宝艺术大师，其惊人的制作工艺被认为在世界珠宝历史里难被超越。

还有块厚重的金手表，表带是棕色鳄鱼皮做的，磨得很旧了。手表的样式看得出是芝柏^①设计，专为喜爱精巧工艺的人打造。表盘上有小格子用来显示日期、月份和月相，指针还在走动，显示六月十号，两点三十分，正值凸月期。

一只蓝绿相间的蜻蜓从玫瑰庄园尽头的花丛里冲出来，盘旋在男子的脊背上方。男人腰上柔软的体毛在六月的阳光下闪着金光，蜻蜓被这样的柔光迷住了。海面吹来一阵轻风，它感觉到周围的毛发随风涌动，便警惕地跃到一边，在男人左肩上悬空飞着。男人的嘴微张，嘴边的嫩草微微拂动。忽然，一大滴汗从他肥厚的鼻子上滚落下来，闪着晶莹的光，掉进草地里。蜻蜓看够了，便又钻进玫瑰丛中，越过高墙上嵌的碎玻璃片，消失在园子围墙外。它还以为这瘫软在地上的肉是顿美食呢，原来是活物。

男人身处的园子有一英亩大，是片打理得很好的草坪，周围三面围绕着茂密又规整的玫瑰丛，花丛里透着蜜蜂沉闷的劳碌音。催眠般的嗡嗡声中，传来园子尽头海浪轻拍着悬崖的声音。

园子里看不到另一头的大海，事实上，在这十二英尺高的围墙里，除了蓝天白云什么也看不到。不过，草坪三面环着玫瑰丛，还有一面是个别墅，从那儿二楼的卧室里倒能看见外面的世界——这个相当隐秘的私人小庄园外的世界。从房间里往外看，眼前是一片蓝色的汪洋大海；往另一边看，能瞧见邻居

^① 原文为 Girard-Perregaux，译作芝柏，瑞士钟表品牌。

别墅里楼层高点儿的窗户和树顶，他们园子里栽着些地中海型常绿橡树、苍松、木麻黄，还有一棵别致的棕榈树。

别墅很现代化，像个矮墩墩的长盒子，没太多装饰。房子朝着园子的正面被刷成粉红色，开了四扇窗子，全都用铁框加固，墙正中还开了一道通往正方形小空地的玻璃门。小空地用浅绿色的琉璃砖铺就，一直延伸到草地上，与草坪融为一体。

房子的另一面背靠尘土飞扬的马路以及路边的几座院子。这面墙的样子跟正面也差不多，不同的是它的四个窗户都被封死了，而且门是用橡木做的。

别墅楼上有两个普通大小的卧室，底楼有个客厅和厨房。因为没有卫生间，所以厨房被隔开一部分，砌成一个盥洗室。

午间慵懒沉寂的时光忽地被外面马路上的车声打破，听起来是一辆车停在别墅前。响起一道沉闷的关门声后，又听得车子扬长离去。接着，别墅的门铃连响了两次。

泳池旁的男人依旧一动不动。然而车声和门铃着实惊醒了他，他的眼皮猛地高高撑起，陡地瞪大双眼，犹如一只警惕地竖起双耳的野兽！他立刻回神，确认自己身处何时、何地，一一辨认周围的一切声音。不多时，那双带着茶色短睫毛的眼皮又疲惫地合上了，将充满倦意却又沉着内敛的浅蓝色双眼掩盖住，嘴唇的线条在脸上勾勒出一股冷酷之相。他慵懒地打了个大大的哈欠，又往草地上吐了口唾沫，等待着。

一位拎着索绳袋的年轻女子大步流星地走出玻璃门，踏着琉璃砖朝外面草坪上的男人走过去。她身穿白色棉衬衣和一条

不起眼的蓝色短裙，鞋子是便宜货，沾满了灰尘。她走到离男人几码远的地方放下索绳袋，脱掉鞋子，又站起身解开衬衣，脱下来认真地叠好放在袋子边。

女孩衬衣底下没穿其他衣服，她的皮肤看起来经过了充足的日晒，肩膀和胸脯都闪着健康的色泽。当她弯下胳膊解开短裙一侧的纽扣时，可以瞧见她腋下一小绺柔软的体毛。她褪去短裙，露出粗短的大腿，再换上褪色的蓝色松紧泳裤，裹着她紧翘的臀部。看得出来这是个健康的农家女孩。

她把短裙叠好放在衬衣旁，打开索绳袋，取出个装着透明黏稠液体的旧汽水瓶，走到男人身旁，弯膝跪下来，然后倒了点液体在手上。那液体是橄榄精油，她闻了闻，不一会儿，整个园子都沉浸在玫瑰花和橄榄油的气息中，香气缥缈。

女孩像个老道的钢琴师般松了松了手指，搭在男人肩上，开始为他按摩，揉捏着他背部的肌肉和颈椎，轻抚他的锁骨。

这可不是个轻松活，这个男人非常强壮，任凭女孩使劲由肩部发力到手指，也捏不住他颈肩上一块块隆起的肌肉。等会儿结束后她肯定会累得大汗淋漓、筋疲力尽，可得好好地在泳池里泡会儿，再到阴凉处小睡一会儿，好等车子来接她走。不过，这些倒不是女孩现在脑子里想的事。她的双手机械地在男人背部游走，此时此刻，面对眼前这副完美的躯体，她的第一直觉却是畏惧，那份源自本能的畏惧。

她那排短刘海毛躁干枯，刘海下漆黑的双眸朝上望着，空洞迷茫的眼神像水面上飘忽不定的一层油。若说心是一匹野兽，那么这匹野兽正在呜咽着，畏缩着，或许她自己也未能察

觉到那剧烈跳动的脉搏。

为这个男人服务的两年来，她总在想自己为何会对这副完美的躯体如此排斥。或许这次她能摆脱这种排斥吧！让她深感罪恶的，与其说是被病人撩起的性欲，倒不如说是这种不专业的排斥感。

她低头瞟了眼男人的脑袋，结实粗壮的脖子衬得头又小又圆。金红色的头发打着圈儿拢在脑袋上，让她想到那些个古典雕塑，也是有着这么正式整齐的发型。美中不足的是发圈儿又紧又厚，一个个在头盖骨上挤着，这让她在按摩他头部的时候，就像指甲掐进绒毛地毯里一样，极不舒服。髻曲的头发一直长到脖子后面——用她的行话来说是“到第五节颈椎骨”——到这儿头发就突然变成了僵硬、直挺挺的一小束了。

女孩坐下来，歇了会儿手，身体早已渗出了密密一层汗珠，在阳光下显得上半身晶莹亮丽。她抬起手臂往额头上擦了擦，又拿起瓶子，往男人浓密多毛又壮实的脊背上倒了一大汤匙的精油，活动了下手指又开始工作了。

男人臀部露出一撮金色的体毛，如果是长在小情人的身上，也许会增添一抹艳色让她兴奋不已。但扫兴的是长在这个野兽般的男人身上。

不，不是野兽，应当是冷血的爬行动物。她忍不住想道：没错，就像个爬行动物，比如蛇，只不过蛇不长毛而已。

她接着给他按摩那隆起像小山丘似的臀肌。如果是其他客人，每当按摩到这里他们便常常拿她打趣儿。尤其是那些年轻气盛的足球运动员，越是看她不为所动，便越是拿她开玩笑。

有时候她会故意往坐骨神经上重重地掐一下，好让他们老实消停会儿。当然，如果客人的魅力能迷住她的话，她也不妨跟人打闹挑逗一番，你掐我我捏你，最后投降做个可心的小情人！

然而，给这个男人服务的时候却是例外，跟别人比他是出奇的不同。两年前到现在，他就从没跟她说过一言半语，总是像块毫无生气的肉团似的。比如说按完了后背要他翻身的时候，他就从未对她有过任何生理反应，甚至连眼皮都懒得抬起来看她一眼；又比如给他捶肩膀的时候，他就只转过身，然后自顾自地半眯着眼，盯着天空瞧。只有偶尔打哈欠的时候，会浑身发着颤，才让人觉得他是个有生气的活人。

女孩转身换了个姿势，顺着他的右腿往脚跟揉过去，又回头看了眼这副强壮的身躯。她不由得又想：自己为何会对他有这样的畏惧感，这仅仅是生理上的畏惧吗？所害怕的是那被太阳晒得泛红的肤色，还是他柔软的皮肤表面上那些密密麻麻的毛孔？又或是害怕他肩膀上一块块发黄的雀斑？还是说因为他总是性欲冷淡，一副遥不可及的样子，所以这一身结实健美的肌肉也让人觉得索然无味？

过了会儿，女按摩师站了起来，扭扭脖子松松肩膀，手臂慢慢抬起来举过头顶。久坐之后必须像这样舒展筋骨，好让血液循环恢复正常。活动开了后，她从索绳袋里取出条毛巾，把脸上和身上的汗擦干。等回到男人身旁时，只见他已经翻过身来了。他枕着手掌仰面躺下，凝视着天空。另一只手顺势甩在草地上，正等着按摩师。她便蹲在他的脑袋旁，往自己手里倒了精油搓开，然后拉起他软绵绵的手掌给他按摩又短又粗的

手指。

她心虚地偷瞄了男人一眼，他满头紧实的金色髻发像是一顶皇冠，衬得脸色红润健康。乍一看，还是挺帅的。饱满红润的脸颊、略翘的鼻子、圆润的下巴，虽显得像屠夫般凶悍，倒也透着点孩子气。但仔细看了会儿，又见他两片薄薄的唇紧闭着，嘴微微噘着，透着一丝狠厉；宽大的鼻孔看着像是贪婪之相；那对浅蓝色的眼睛从不看一眼旁物，一副自顾自盘算的样子，似乎隐藏着阴谋诡计。这双时刻在算计的双眼衬得他的脸总是木木的，像停尸房里一张张面无表情的尸体的脸。女孩不由得心想，这个家伙的脸简直就如同无形之手在苍白的瓷娃娃上画出来的骇人的脸一般！

女孩开始给他按摩手臂上的肌肉。这硕大健美的二头肌也不知是怎么练出来的，难道他是个拳击手？如此强健到可畏的人究竟是在从事怎样的工作呢？倒是有流言说这个别墅是警察局所有的。别墅里还常有两个做饭洒扫的男佣，不过很明显那只是幌子，他们肯定是照看着某个秘密的保镖。

一般来说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这个男人会外出，而她也会被告知不必来服务了。有时候甚至是一两个星期或更长一个多月都有。记得其中一次，再回来这个别墅服务时，那男人的脖子和上半身都是大块的瘀伤。偶尔还会看到他胸前贴着一英尺长的那种外科手术专用的膏药，膏药旁还隐约露出愈合一半的伤口。不过，不管是回到医院还是在镇子里，她都不敢去打听关于这个男人的事。因为她第一次被医院指派来这里工作时，就有一个男佣警告过她，不想蹲监狱的话，就少看少听，把嘴